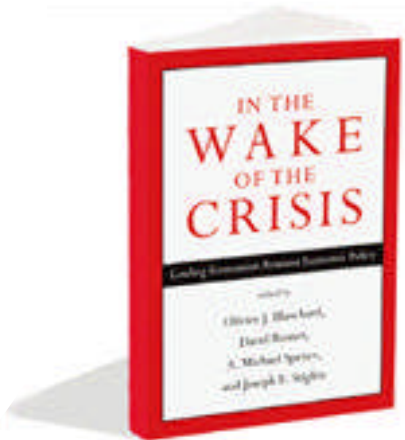


## 重新思考



奥利维尔·J. 布兰查德、戴维·罗默、A. 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编）

## 危机之后

主要的经济学家重新评估经济政策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2012年，174页，19.95美元（精装）。

如果有一件事应当让专家深入反思的话，这件事应当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受膨胀的资本市场、金融部门负债率过高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很少反映在大部分经济模型之中），世界深陷经济萧条之中，而对此大部分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5年否认了房地产市场崩溃的说法，而是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从未出现全国范围的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情况”。2007年3月，他发表意见表示，“在次贷市场的问题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深远”。

预测失败后，表现出少许谦卑可能是适当的。

IMF去年3月召开会议讨论危机后的应对措施，这些会议论文被及时地收入书中。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J. 布兰查德在他的公开报告中指出，经济学家

应该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尤其是“即使通货膨胀稳定、产出缺口稳定，宏观经济下的经济状况可能仍然不会很好”。

对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这23篇文章并非一个清晰的框架，而是一系列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金融部门、资本控制、促进增长政策和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引人深思的文章。一些文章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比它们所回答的问题更多的问题，但几乎所有文章都给出了应对未来挑战的真知灼见。

接受宏观审慎的政策观点，这一人们寄予厚望的经济管理模式。如果当局能够对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保持警惕，未来的危机将能够避免（至少其影响可以减少）。但正如布兰查德所指出的，宏观审慎的政策需要更多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汇率，如调整抵押贷款最大的贷款价值比。中央银行将停止干预经济的许多不同组成要素：这种做法是否与独立的中央银行、免受民主控制的观点相一致呢？

中央银行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通过量化宽松项目而成为资本市场中巨大的参与方。在量化宽松项目中，中央银行直接购买政府证券和其他证券来将资金注入经济当中，而不是降低利率。交易者急切盼望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消息，这些新消息将成为购买债券和证券的信号。但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由于该项目已被宣布为临时性的，因而有些令人困惑。“如果政府收购债券引发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那么其随后卖出债券将导致价格下跌。”如果市场预期量化宽松政策是临时性的，那么当前的价格上涨应当受到限制；如果不这样做，中央银行随后可能会蒙受损失。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实际上，中央银行没有按市值计价的核算方

式的这一事实并未使其损失有所减少”。

关于财政政策，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罗默所主张的“我们应当考察所制定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有效”论断，一两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可能会在吃玉米片时被噎住。帕塔萨拉蒂·肖姆考察了在何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最有效（和最无效），提出了一个有细微差别的观点；政府整体的债务和经济的开放性（税收削减可能只用于出口）毫无疑问是考察的确定因素。这里，就像别处一样，该书可能从现供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的卡门·莱因哈特或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涵盖八个世纪连续经济危机历史》的作者）那里获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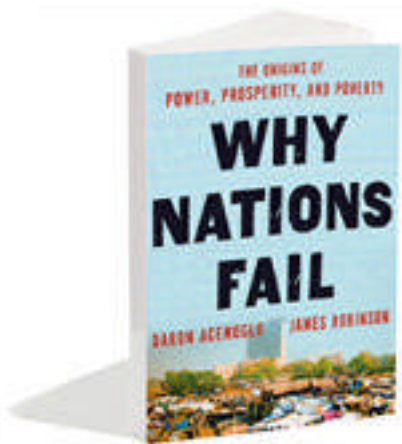
正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巨大转变（特别是IMF）可能是更愿意采取资本控制。毕竟，如果市场能够产生泡沫，那么它并非总是有效的。而且，无效的市场会使经济失稳。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新的正统学说，而是向旧学说的回归：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贸易流动要比资本流动更重要，并据此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这个经济飞速增长的世界经济大国，也认为资本流动有助于实现广泛的经济目标。然而，欧洲的政治家们似乎非常热衷于阻碍市场的发展。

因此，印度央行前副行长拉凯什·莫汉的评论——“至少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广泛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当成为宏观经济管理标准整体工具的一部分”，将不会像10年前那样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评估危机的最好办法是保持开放思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菲利普·科根  
(Philip Coggan)

《经济人》杂志梧桐树专栏作家，《纸之承诺：金钱、债权和新世界秩序》一书的作者

## 开始增长



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 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皇冠出版集团, 纽约, 2012年, 544页, 30美元(精装)。

本书为那些自认为了解如何在马拉维、尼泊尔和埃及开启增长机制和繁荣或如何在希腊和意大利重启这一机制的那些正常的怀疑论者开出了一剂猛药。你是否在骨子里相信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社会将取得成功)或卡尔·马克思(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注定灭亡), 或像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和学生一样, 相信通过好的政策和支持能够具备获得“工程化繁荣”的可能性, 本书将使你再次思考。

这本书也同样值得阅读: 丰富的内容和引人入胜的细节, 令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 缺少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失败。没有包容性的制度以挑战和约束政治精英(专制主义者、君主政体、幕府时代的将军、部落首领), 将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精英使用政治权利保护现状并维持“榨取”经济租金(来自于市场力量的额外收益)。人们没有任何进

行投资的理由, 也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经济能够通过榨取维持较长时间的增长, 如罗马帝国和过去30年的中国。但由于大部分国民没有承诺、被赋予权力以及缺乏进取心, 这种榨取型机制最终将难以为继——陷入内乱或被外部征服者完全击败。

这一观点得到数千年来许多事例(新石器时代幼发拉底河的那图夫人、公元前500年的玛雅城市和公元411年的英格兰)和许多地区(特兰斯凯、刚果王国、新南威尔士、阿克苏姆——现属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使故事生动的新的术语捕捉到了关键转折点: 威尼斯人委托合同、议会请愿书、黑死病、寡头政治的冷酷法律、独裁主义发展不可抗拒的魅力。

包容性体制出自何处? 为什么包容性体制伴随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在公元750年拥有28000人口的玛雅城市科潘却停滞不前); 别说那时, 就是现在也没有在加纳、秘鲁或俄罗斯出现? 为什么相对包容的罗马共和国屈服于封建专制主义? 为什么威尼斯设法实现了包容, 后来又失去了呢? 作者并没有假装提出这一过程很简单或可以预测。一些国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非常幸运; 充分的集权消除了混乱和不稳定; 多元论为工作和创造提供了动力。初始条件的较小差异与历史事件(“关键节点”)相结合导致各个社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14世纪的黑死病改变了西欧农奴的境遇, 但俄罗斯却与之不同; 大西洋贸易的崛起使得议会在英国获得实权, 但在西班牙却强化了专制和榨取型的独裁统治。荷属东印度群岛公司的垄断破坏了印度尼西亚本地的包容性制度, 但使其自身获益丰厚。皇家弗吉尼亚

公司和其同伴在17世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肥沃的土地和劳动力的稀缺使工人们拥有众多选择并发展他们自己的包容性经济和政体。

但本书并不完整, 可能是作者为写续集留有空间。作者从未定义什么是失败。作者所指的不仅是完全崩溃(塞拉利昂、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城邦), 而且是指大部分国家发展包容性体制的失败为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他少数地方(如韩国和波斯瓦纳)带来较高水平的和持续的繁荣。这是一个关于水平的事, 而不是试图将制度从排斥型转为包容型。相关的时间阶段是什么时候呢?“榨取”型的罗马共和国为其广泛族群的国民提供相对较好的生活, 时间至少持续300年, 玛雅城邦甚至更长。中国“榨取型”的政治制度过去30年为数百万人民带来更长久和更好的生活, 而且在未来数十年中, 缺少包容性可能将提供更多回报。

作者认为, 最终起作用的是政治, 而不是经济(或文化和地理)。但他们有时也引用经济现实来解释政治结果。詹姆斯敦的稀缺性和欧洲黑死病造成的经济后果带来了包容性政治制度, 而不是相反。在秘鲁和加勒比地区, 这一诱因是黄金和棉花以及经济捐献, 这使权贵阶层的榨取过于容易。韩国战后良好的经济状况——一个包容性经济体系(在美国影响下的土地改革)——最终迎来了包容性政治。是否健康的全球市场压力(以及改变全球关于民主的标准、推特和脸谱网及可能包括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明智的建议)有助于推动目前在加纳、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包容性经济体系进程?

作者批评了工业发展的“无知假设”。他们是正确的, 问题



不是穷国的领导者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当地的激励机制和限制因素使其不能或不愿意听从外部人员的好的建议。另一方面，可能IMF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分的“强制推行”有助于促进许多非洲国家的稳定增长。除立刻改善“榨取型”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外，获得医疗救护技术和使用移动电话、妇女运动、反对性交易、小

额信贷业的增长，甚至大肆诽谤私有化和取消农产品市场管理局等措施，也可能像阿拉伯之春一样，在发展中世界引发新一轮的包容性政治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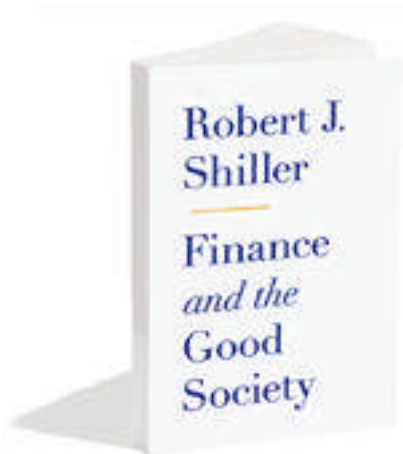
或者是否这个评论者压制了对那些本书本想激怒的正常的怀疑论者（有关在全球联系日渐紧密的世界的外部影响），并导致屈

服于天真或利己的实用主义？如果你在发展工业部门工作，如激进主义者、学生、官僚主义者、学院、官员，请阅读本书并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南希·伯德萨尔  
(Nancy Birdsall)

全球发展中心的创办者、主任

## 为全民融资



罗伯特·J. 席勒

### 金融与美好社会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2年，304页，24.95美元（精装）。

在这场危机之后，我曾作为发言人参加非洲高级金融决策者论坛。论坛上，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向这些非洲高级金融决策者鼓吹金融资本主义的优点。然而这些决策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美国曾经鼓吹金融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优点，而现在却将拥有悠久历史的公司（如AIG和房利美）国有化怎么看？

危机的附带损害不仅仅包括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剧烈下降，还有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日益增加的

敌对。在此情况下，罗伯特·席勒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有益的社会后果进行仔细分析是非常及时的。

席勒拥有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的丰富背景（他在这些领域作出了里程碑式贡献），而且他涉猎广泛，包括经济学、现代金融理论、行为经济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使他的金融学分析确实实现了跨学科性。

对于一个金融学专家，作者将其他领域的观念融入到被具有“竖井心理”的金融学专家们所普遍或分别认同的很多观点当中。

尽管这些偏离主题的内容非常吸引人（如有关“目标与我们的生活”的讨论似乎受到灵性和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有时在非金融领域作者走得太远，这使得本书的主题——保卫金融的社会利益消失得无影无踪。

席勒提出金融资本主义民主化和人性化的需要。他的书强调了现代金融的好处，包括金融创新、市场效率、金融激励以及在风险承担者和现代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席勒认为金融业除赚钱牟利之外，还应承担更广泛职责。

作者并不反对挣钱牟利，但在他对隐藏于这种行为背后的人类本能的分析中，他认为金钱是

产生正外部性的一种途径。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就是指慈善捐助，但席勒阐明说金融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社会维度。为什么超级富豪会遭到憎恨？为什么我们会开展“占领运动”？超级富豪如何适应席勒的理想化民主金融资本主义世界？

### 金融业会造成过剩，但也能成为增长和减贫的引擎。

席勒的答案有时是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资本主义自我灭亡。然而席勒认为，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多年并得到了改良。而且，金融资本主义使现代信息技术得以存在，作者相信这将提高人类的能力，并加速金融民主化。

许多对抗性力量在过去数年得到发展，这激发了对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更广泛的理念，如雇员持股计划、通过使更多人持有股票和金融资产的退休储蓄、金融监管、控制过度金融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机制等。

马克思并没有预测到类似的对抗性力量，金融民主化减少了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敌视。事实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想象超级富豪受到欢迎的情况，只要他们遵循游戏规则来获得财富。

席勒还通过研究人的本性（正面和负面的）提出金融人性化的观念，并探索如何利用人的本能来鼓励富人将其财富的积累看作是更多善举的来源。因此，虽然金融业会造成过剩，但也能成为增长和减贫的引擎。

本书宣扬增进这种社会福祉的金融资本主义。本书的目标是广泛的，途径是跨学科的。席勒是唯一适合于提供类似丰富的跨学科分析的人。

尽管本书重点聚焦于现代金融的进展，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金融体系中的众多参与者及其作用和职责。这对于那些并不是特别熟悉金融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

指南。在金融体系中，大约有20个级别的参与者，包括CEO、投资银行家、律师、商人、保险公司，甚至还包括说客和慈善家。

本书以一种有益于了解特定角色的作用及其职责的方式组织编排，但我本人更希望看到本书根据在世界范围内金融的功能进行组织，如储蓄和资本动员、信息生产、金融中介、风险分担和管理、治理。

本书还提出要大量依靠政府。作者建议政府实施一些创新计划，如关于非标准产品的期货合同。这样的建议引发了对政府重拳介入的担忧。


我还很希望看到更多有关激励措施和公司治理在促进为社会福利融资的作用方面的内容。管理层薪资水平的规模和激励特点

在当前监管争论中处于显著位置，但本书对此鲜有谈及。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归因于高管薪酬的扭曲的激励措施。

除这些不足外，本书还是相当值得一读的。虽然论题主要直观进行解释，几乎没有什么数据和复杂的方法，但大量来自不同学科的趣闻和类比，有力地鼓励读者进行横向思考。席勒不仅应当为推进金融资本民主化，而且应当为有助于金融知识的民主化而受到赞扬。

莱马·W. 森贝特  
(Lemma W. Senbet)

威廉·E. 梅耶金融学首席教授、马里兰大学罗伯特·H. 史密斯商学院金融政策中心主任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3-2014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3.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1, 2013.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